

天伦



秋日里,我和小宝在榕树下乘凉。榕树遮天蔽日,地上落满叶子,或早已枯黄,或绿意尚存,或手触即碎。小宝蹲下,细细观察起来。他拿起一片枯叶,放下。拿起一片新叶,看了看说:“这叶子还活着呢!”我说:“是还活着,可是它快要死了,它不能再从树妈妈那吸取水分和阳光。”听罢,小宝快速走出树荫,走进阳光里,小手举着绿叶,笑嘻嘻地看着我,眼睛眯成一条缝,因为笑容也因为依然炙热的日光。

我先是愣住,而后对他说:“你先进来,外面很热。”

他说:“我带叶子找到阳光了,这样它就不会死了。”

我说:“我知道,可是你这样做的话,自己也会被晒得受不了的。”被我拉着,他向前走了两三步,回到树荫里。他说:“那怎么办?”我说:“要不带它回家吧,回到树妈妈的怀抱里。”他说:“对啊。”一脸惊喜,仿佛我是高明之人,给他意想不到的指点。他走近树干,看到一个凹槽,把叶子放了上去,刚放上去,又给叶子挪了个位置,挪到一片绿叶上。掉了的绿叶覆盖在没掉

一片新叶

□张家鸿

的绿叶上,一片叠一片,秋风一吹,上面的叶子马上被吹至地上。

小宝走过去,捡起叶片,竖立起来,想要插进土里。他念叨着,把叶片种下,它就会长出来了。我笑着看他,不敢打断他。他开始种叶子了,力气不够,并不硬的土地没有任何一点破土。叶子也不够硬气,稍微用力点即弯曲。看来把叶子种下是没有办法了,他站起身来看着我,一脸无奈。叶子依然在他手里,被他紧紧抓着,微风吹不掉。看得出,他舍不得扔掉。他说:“如果我们走了,叶子会很伤心的。”“是啊。”我郑重地应和道。那怎么办?刚问完,我就紧接着提建议,要不我们把它带回家吧,把它夹在爸爸的书里,你觉得怎么样?

他看着我,思考了几秒钟,而后郑重地点了点头说:“那就把它放进爸爸写的书里吧。”“放进别的书不行吗?”我问。他说:“也可以,不过放进爸爸写的书不是比较好吗?”也是,那就放进爸爸写的书里吧。我从他手中接过绿叶,放进兜里。他说:“这样叶子会不会被风吹走?”

我说:“不会的,爸爸的裤兜很大很深,叶子很小,肯定不会。”

他说:“你把叶子拿出来我看一下。”

我遵命取出,有些小心翼翼,生怕一不小心把叶片抓破或用力过猛使之弯折。

“你看看吧,是不是好好的。”我对他说。

“是的。”他郑重地点点头。

载他回家的路上,车子走得很慢。把叶子放进我写的书里,叶子会不会比较有安全感?就不会那么伤心害怕了?我就可以更方便地找到它,陪伴它?这是小宝的真实想法吗?我不得而知。又或者,爸爸写的书给叶子以呵护,小宝会比较安心?叶子就会和小宝继续成为好朋友了?

离开榕树下时,小宝对我说:“爸爸,等它死了再扔掉好吗?”我问他,那要扔到哪儿?他说:“送回这里,好吗?”在他看来,这里有叶子的许多兄弟姐妹和它的树妈妈。满地的枯叶,经常被值日的孩子



(CFP 图)

们扫掉。扫掉一会儿,又有新的黄绿相间的叶子从树上纷纷落下,过了一阵子,又成为枯叶。即便枯了,这里依然是热闹的,叶子回到这里不会寂寞。

把叶子放进书中的时候,我羡慕起小宝来。他怀抱的世界真大,大到装得下所有绿叶、黄叶、枯叶。我有的,他都有。他有的,我常常没有。



前行的路,不怕万人阻挡,只怕自己投降;人生的帆,不怕狂风巨浪,只怕自己没胆量。



四季

秋水

□王永清

夕阳缓缓隐去,家乡的青山湿润在波光里,愈发壮美。金色的余晖映着湖面,星星点点的橘红,像小鱼在水面上跳跃。秋色连波,长沟流月去无声,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一刻的宁静,从汉唐古韵中走来,一眼沦陷,一湖碧水,一下醉了。

长堤上的桂花开了,细碎的、米黄色的花朵如星,香气一漾一漾的,像微风掀起的细浪,直入我的肺腑,柔和、浓郁、亲切。草丛里散开着各色野菊,像一把把杏黄色的小伞,展露出灿烂的笑容。天色渐晚,蝉翼般的薄雾从湖面飘来,牵牵连连,若有若无,辗转于树梢,萦绕于眉间。秋水微澜,荡漾着细碎的波,仿佛舞动水袖的青衣,清丽雅绝,演绎一段柔美的故事,韵味流长。

“十分秋色无人管,半属芦花半蓼花”。湖边有红蓼,花开如火,鲜艳夺目,在斜阳里闪闪烁烁,与粼粼碧波相映成趣。水岸也有芦苇,芦苇离水很高,裸露着纵横交错的根须。萧萧芦荻飒啊,风过处,枝叶曼妙起舞,那撑出的一蓬蓬好看的芦花,洁白轻盈,像灿烂的微笑,摇动在秋天的酒杯里,优雅生动。

再看湖面,秋水清澈而宁静,一对白鹭鸢翩飞着从湖面掠过,给满湖秋水增添了几分清幽。还有不少垂钓者,一把鱼饵撒进秋水,溅起星星点点的水花。一支支渔竿伸进湖水中,水面上的鱼浮纹丝不动,垂钓者也纹丝不动,安静得像一块石头。秋水浮槎客,漂如一叶轻。有渔船划过,欸乃之声传来,湖面便热闹了起来,涟漪一圈圈荡开。

秋水依依,我想起了“望穿秋水”一词,醉眼横波翠黛低。秋水宛如一位眉眼低回的女子,望穿他盈盈秋水,蹙损他淡淡春山。唐代李贺《唐儿歌》中也有“一双瞳人剪秋水”的诗句,我觉得把人的眼睛比作秋水,绝妙之极,回眸一笑,便可倾国倾城。湖水就像秋天的明眸,轻轻一漾,整个秋天都活了。我伫立湖边,站成一棵秋树,想着在心里修篱种菊,没有柳宗元笔下的凄神寒骨,悄怆幽邃,悠然就进入了“心凝形释,与万化冥合”的诗化意境。

秋水素淡雅致,笼罩一切,从古人诗词歌赋里宛转而来。“秋水时至,百川灌河,泾流之大,两涘渚崖之间,不辩牛马”,这是庄子的秋水,汪洋恣肆,横无际涯。王勃的秋水,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,想象瑰丽,意境优美。“壬戌之秋,七月既望,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,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”,这是苏轼的秋水。苏子携友泛舟游玩,领略其间的清风、白露、高山、流水、月色、天光之美,抒发矢志不移之情怀。

秋水如诗,怡情雅心。在这样的环境中,那微微的凉意会让人心生宁静,继而宠辱皆忘。留一川烟波湖上,留一支长篙漫溯,留一轮明月涌大江,留一船渔火照星河。人在水的眼里,淡泊清远。水在人的眼里,委婉灵动。走进这片空阔清澈的静谧中,雅致温婉,带给我的清欢,如莲花般冉冉绽放。



老家味道

秋日食事

- 糖炒栗子和枫叶是秋天的出生证明。
- 这个季节的烤烟薯,甜到齁嗓子。
- 秋天,用红糖水泡枸杞,瞥一眼窗外,玻璃晴朗,橘树辉煌。
- 秋日薄暮,用菊花煮竹叶青,人与海棠俱醉。
- 果子丰饶,羊肉正肥,高粱红的螃蟹刚好下市,而良乡的栗子也

香闻十里。即使没有余钱买菊吃蟹,一两毛钱还可以爆二两羊肉,弄一小壶佛手露啊!

●锅里翻炒着裂口的板栗,路边桂花树多了星星点点的花粒,货铺里新鲜多汁的黄梨一口咬下去,看一眼晚霞,舒服到跺脚的秋天。

●秋天会有许许多多的美食和新的遇见,要把生活的期待变小塞在口袋。

买包

昨天老婆收拾东西时对我说:“我该买个包了,我那个包还是夏天的时候买的呢!现在都快冬天了!”

我纳闷地问道:“怎么?包也怕冷吗?”

打电话

我问女儿:“给爸爸打电话没有,他晚上回家吃饭吗?”女儿

家长会

“老爸,周五下午你有时间去趟学校吗?”

“什么事啊?”

“学校要开微型家长座谈会。”

“什么叫微型家长座谈会?”

“就是只有班主任、你和我参加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食事



味道

□陈佩芳

又是一度秋风起,吃柿子的季节到了。刚好,同事捎来了自家晒的柿果。因为还没有完全晒干,里面还保留了柿子的水分,吃起来软糯,甜丝丝的,真如书上所说:食之风动,令人心醉。

记得小时候,邻居家有棵柿子树,每到柿子出产的时节,邻居总会摘一些柿子给我们。摘下来的柿子多半是黄黄的,还没有完全熟透,母亲会把它们放进米缸里,再盖上大米。据说这样放上几天,柿子会快点熟、更好吃。那时,鲜少水果,我们自然满脑都是柿子熟了没,每天都要偷偷去米缸拨开白米,看看柿子红了没有。有时手忙脚乱,洒了一地的米,少不了被母亲“责骂”。偶尔也会忍不住拿一个柿子解解馋,咬上一口,才知道没熟透的柿子,涩得满嘴发麻,甚至让人张不开嘴巴。有了这样的经历,我们学乖了,开始耐心等待。等待让时间变得漫长,一天几次地问,终于等到柿子熟了,母亲从米缸里小心翼翼地一个个拿出来,熟了的柿子,浑圆浑圆的,早已涨红了脸,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我们如获至宝,拿在手里细细观赏一番,才舍不得下嘴,那香甜软糯的口感浸润了一个童年的记忆。

物资匮乏的年代,勤劳而贤惠的母亲,用她的智慧来满足我



(CFP 图)

回首



的丰收。枝头硕果累累,有的黄中带绿,有的在秋风里微微红了,像极了一个个玲珑可爱的小灯笼,也成了路边一道独特的风景。似乎树的主人并不着急采摘,以至于有的稍稍裂开了一道口子。每次从那里经过,我都忍不住要抬头看看它们,想着它会不会带着旧时记忆突然掉下来。

习习的清风漾着秋天的情绪,很快感染了整片山丘。风中隐隐飘来柿子成熟的味道,那是秋天的味道,也是童年的味道。

父亲的小树林

□庞步高



乡情

从村口到父亲的那片树林,需要走半小时的路程。那是一片位于山坳之上的密林,给人一种远离尘世的感觉。沿着一条曲折的小路蜿蜒而上,到达那片荆棘丛生、杂草繁茂的山坡,便能看见那片父亲种植的树林。

山下的路相对好走,但上山的路却越来越陡峭。两旁的荆棘和茅草仿佛是顽皮的孩子,不断挡住我们的去路。我不得不挥舞着柴刀,边走边奋力开路。半小时后,我们终于到达了山顶的坳地上。

父亲的那片树林慢慢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:高大的柏桐树笔直地伸向天空,密密匝匝的松柏和杉树们依旧披着墨绿着的装。密林深处,鸟鸣之音让这片树林变得更加幽静而神秘。这片树林占满了整个山坳,几十亩的样子。没有人会想到,这片树林都是我的父亲用锄头、铁锹一点一滴地挖出来,又一棵一棵亲手种上的。原来这里曾是一片荒山乱石。这片树林已长了二十年了,刚好与我儿子同岁。然而,父亲长眠于黄泉之下已九载了。

儿子出生在2002年的秋天,尚在坐月子的妻子胃口并不好,每天煨的鸡肉和汤也吃不下多少。父亲那时正在开垦这片荒山,中午由母亲送饭,那些妻子吃不下的土鸡肉汤正好滋补了父亲超负荷体力劳累的身体。父亲清早出门,傍晚时分背一大捆棍柴回家。不记得父亲挖这荒山花费了多久,也不知道父亲流下了多少辛苦的汗水,又有多少腰酸腿痛的日夜……

第二年春天,父亲说可以种树了。他先后买了很多树苗,有板栗、梨树,更多的是松树、柏树、杉树和柏桐树。当时我



(CFP 图)